

文艺作品选

第七輯



中 篇 小 說

狠 透 鐵

柳 青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狠透鉄越来越觉得他不能繼續担任生产隊長了。在合作化的几年里头，他的头发上落了一層霜，白了將近一半。他才五十三岁，还不到白头发的年紀啊。一貫沒担过事的人嘛，一下子料理五十来戶人家的庄稼事务，再加上社員們复杂的思想状况，劳神劳得他顛三倒四，說东忘西，常常到处寻找手里拿的东西，惹得大伙好笑。身体也不行了，風湿性腰腿疼大大限制着他的活动，整得他每天早晨拱着腰圍着腿走路，晴天直到半前晌才能逐漸恢复正常，陰雨天就更遭罪了。

他細想起来，着实难受。自己从一九四九年一解放在水渠村头一个和六十二軍的地方工作队接头起，組織起农会，自己当着农会小組長，取消了农会，实行普选，自己又当人民代表。人們不是說跟共产党走的話嗎？不！从小熬長工一直熬到一九五〇年土改的我們这位老隊長說：“咱不能跟共产党走，咱要跟共产党跑。要楞跑楞跑！”的确，只要是党的号召，他使着狠透鉄的勁兒响应；这股勁兒不是从肉体上使出来的，而是从心灵上使出来的。一九五四年春天，水渠村以他为首成立起十一戶穷鬼的合作社，沒有飼养室。借也借不来，盖又盖不起。牲口不能集中，会給管理上造成多少困难！全水渠村的上中农，都拿眼睛盯着，看狠透鉄怎办；狠透鉄攥住眉毛，使勁地想呀想呀，也想不出个办法。最后他忽然想起来了，鄙視自己

的愚笨，回到家里向老伴下命令：“搬！”老伴不明白搬什么。他說：“搬家！”他把家搬到同一条巷子一个刚刚死去的孤老婆空出的破草房里，騰出他土改分的地主的高瓦房做了饲养室。以后他只要一回家蹲在那破草房脚地吃飯，老伴总咄咄得他抬不起头来；因为他后来的行为表明，所謂搬家，只不过是把她和小兒子娘倆撵出去罢了，他自己則一直和饲养員一塊挤在原来的小炕上，下炕就是新塋的牲口槽。而在收割的季节，提防失盜和防止不滿咱政府的人破坏，老汉自己又睡在打粮食的場上用田禾秸子搭的临时窩棚里。那風濕症就是从那时在他不知不觉中侵入他的腰腿的。

老汉难受的是：自己吃了許多苦头，为的是合作化运动大發展，而当全水渠村高級合作化了的时候，自己却給人民办不好事情。他羡慕那些头脑灵动的人，羡慕拿起报纸念出声音的人，羡慕在大社开会的时候虽然困难却也低头在本本上写着什么的人。他恨自己腦筋迟鈍，沒有能耐。要是拿起鉄鍬和鏟头，唾兩唾手干起活来，水渠村沒有一个小伙子比得过他；但是在会上講話，眼白眨白眨盯着旁人如流水般滔滔不絕，輪到自己沒話說。为什么？腦子里空空的，旁人說的記不住，自己要說啥想不起来。有一回，他召集起队委会，要傳達大社管理委员会布置的几样事情，最后觉得还有一样，他却連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好狠狠地咬着牙，用他那粗大的巴掌打击自己头发霜白的腦袋，憤恨地罵自己：“你呀！你！龟子孙！对不住党，对不住人民！”他說得那样凄惋、伤心，弄得大伙哭笑不得。

有几样事忘得簡直使人寒心。春天，大社布置各队种洋

芋。那次布置了好几样工作，关于进终南山背木料、关于养猪和防止猪瘟、关于牲畜配种、关于种菜老汉們的工分、关于种洋芋的准备等等。他就把种洋芋的事忘得光光。直到队里有人看見其他队整洋芋地，問他，他才想起这層事。副隊長王以信明知道，也不提醒他。他从大社帶回来“三包”合同，順手放在屋牆上吊的一个放瓶瓶罐罐的木板上，听說老黄牛有病，就往飼养室跑。以后忙于别的数不清的許多事情，就忘記給队里交代了。副隊長王以信和他一塊从大社开会回来，也不提醒他向會計交代。直到夏收快到分配的时候，會計嚷嚷“三包”的底底，他才想起来了。他慌忙跑回家去一看，呀呀，幸亏紙片片被灰塵埋得几乎看不出来，要不然給老伴撈去剪了鞋样子，才糟糕呢。他一边打自己的腦袋一边走，回到有許多拿着杈、耙、木鋸、扫帚的男女社員的打麦場上。

上中农副隊長王以信高兴地笑着說：

“老隊長，你再打。腦筋越打越昏。……”

他听得出来王以信是譏笑他的意思。他早知道副隊長总給他穿小鞋，故意看他的笑話，从来也沒提醒过他一件事情。有什么办法呢？自己腦筋不管用嘛，又怪不得人家。而且他心里明白，王以信面面光、嘴巴紧、不說閑言，心底并不喜欢这合作化。是被合作化的高潮推进来的人，談不到什么社会主义思想！老隊長并不生副隊長的气，他对所有他認為是必然的事都不生气。他只生自己的气，因为自己是党所依靠的人，理应給社員办好事情而办不好，真急得他抓心啊。

他經常担心他会給社員造成大損失，这样能把他的心急成粉碎。他是实心实意想給社員办好事啊。要是大伙把勁使

在一塊兒，他有信心把事情办好。可惜水渠村以王以信为首的上中农集团，总給他捣乱。他們給他起了各种外号——跑爛鞋、爛牛車、狠透鉄——損害他在羣众中的威信。“你們爱說什么呢？我承認我狠透鉄！你們罵我，就是稱贊我哩！我得更加勁給社員办事。”他这样想。不过他不得不被逼一边使正心眼，一边使拐心眼，防止上中农集团使坏。这就使他的心和腦子更忙了。

二

終于發生了“紅馬事件”。

有一天，老隊長在飼養室翻過草的地方扫院。“啊呀，老隊長！你扫院做啥？你扫院，却讓那些揮工分翻草的年輕社員拍打了身上的灰塵，噙着烟鍋回家去。你不会噙着烟鍋在地上蹲一蹲，想一想隊里的事情嗎？”不！不行！手里不做什么對他仿佛是一種處罰，他受不了。他已經習慣了一邊做活一邊思索，停住手，也就停住了思索。他扫着院子，一邊想着如何調配第三生產組的勞力。

“老隊長，”飼養員說，“先前富農的那匹紅馬不吃草，蜜退槽，許是病了。”

他丟下扫帚，進飼養室去看看。果然，紅馬兩眼無神，腦袋扎地。他趕緊拉到離水渠村三里的鄰村去找兽医。

傍午時光，他回來把紅馬拴在拴馬桩上，對飼養員說：

“不要緊的。有火。兽医說一服葯就行了。”

“誰去買葯呢？”

“我去。吃过晌午飯就去。”

他回到家里吃晌午飯。老伴楞咄咄他，又咄咄得他抬不起头。說他既然“以社为家”，根本就不應該回家吃飯。又說他是睜眼瞎子，迟早要給队委会那几个中农裝在口袋里卖了，等等。咄咄得他心煩，好象有七十二个号筒同时对准他耳朵吹。

“人家叫你狠透鉄，一点沒叫錯的。只要社不要家，忍住心不管俺娘倆。真正是，唉，家里不要家里，亲戚不要亲戚，咱算什么人！我說，他大姐今日娃滿月，你是去也不去？你聽見了沒？犂子！”

“我今日有事，改日我补去。”他說。这时他已經被老伴咄咄得腦筋錯乱了，腰里裝着紅馬的葯方子，腦子里只知道“有事”，到底有啥事，开始模糊起来了。

老婆繼續进攻：

“你今日有事！你哪日沒事？”

他笑了。“話是实話，”他心里想，“农業社沒有沒事的时光。不管哪日，队里大小总能有点事兒。”但他留胡子的嘴里却凶：

“你吵吵做啥？楞吵楞吵！”

老婆不怕他。一点也不怕。她更加猛烈地进攻。

“你是去也不去？啊？說一句响話！你要是不去，俺娘倆去啦。既去啦，就要在那里住它几天，看你上哪里吃飯！讓你‘以社为家’去！狠透鉄！”

他一想，不好！她娘倆走了，他回家冷鍋冷灶，怎么行呢？

算了“算了！我去！看把你凶得那样，吃人呀？”

他化了半后晌的宝贵时间，走了二十里路，到了窟陀村他大女儿家里。他一路难受，带着一种勉强的心情，恨他老伴的思想跟不上社会的前进，扯他的肘。在路上走着，在亲戚家喝水、吃饭、和老亲家谈话，他都表现得心不在焉。他总是在难受，总觉得队里离不开他。他摆下人民的大事不管，却走亲戚，感到自惭。至于队里到底有什么事情，他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走的时候给队里的任何人没打个招呼。真该倒霉！

他急得很。日头快落的时候，他起身回家。我的天，他哪里还能在外头过夜呢？队里的马房、副业、各生产组白天的进度，在他的脑子里不是单独地、一样一样地出现，而是象攪成一团乱麻，堵在他脑门上。老实说，他不放心队委会那几个中农成员，他们是应付差事，并不把农业社当做事業搞。他为了私事离开水渠村，又在外头过夜，良心要责备他。他坚决要摸黑回家……。

亲戚全家总动员挽留他，拉拉扯扯。

“黑夜没月兒……”

“叫全窟陀村的人笑话俺，说天黑了还嚷亲戚走了。”

“你是和俺有意见了吗？”

“啊呀呀！”老队长心烦地想，“这些人怎么会全是旧脑筋，没一点社会主义的崽！”

他的大女儿在没有公公、婆婆和女婿的场合下，偷声说：

“爸爸，你再那么别扭。人家不高兴你，说你狠透铁。”

“算了算了，啊呀呀！”他住下来了。

夜里，他睡在亲家的炕上，晃晃悠悠。不知怎么样，交感神经一错乱，他从什么高处跌了下来，跌坏了腰腿。他被人们用门扇抬着。上哪里去呢？上县人民卫生院去吗？完了！完了！他这回算完了！能活着也参加不成农业社的活动了。亲爱的农业社呀！他是从三户的互助组搞起来的呀！他为农业社费尽了心思，饿肚子，熬眼，磨牙，嚼舌头。他怎么能离开农业社呢？

他被惊醒了，浑身冷汗。啊呀，多么高兴呀，原来是梦。是梦！是梦！他还能在队里工作。万幸！万幸！他用被头揩了脸上的冷汗。

他在枕头上仰头看看窗户，还黑。他简直等不得天亮。什么时候天才亮呢？他急着要回水渠村。

鸡啼了。天亮了。他醒来穿衣裳。

从他的衣袋里掉下来一个纸片片。什么东西？好象那纸片片是个动物一般，他猛一把抓住了它。

他的脑子麻木了。这是红马的药方子啊！我的天哪！

他没有等吃饭，连口冷水也没有喝，赶紧往回跑。这回，主人说什么也留不住他了。什么风湿性腰腿疼！他路过张良镇买了药，继续跑。他跑得满头是汗，满身是汗。走几步歇歇气，再跑。

庄稼人吃饭的时光，他回到水渠村。饲养室大门外的土场上围着一簇人。他听说：“老队长回来了。看！那不是老队长吗？”他心里捣鼓：一定出了什么事！

他跑到跟前伸长脖子一看，红马四个蹄子蹬展，死在地上

了，上下嘴唇軟囊囊地翻着，露出兩排大板牙。人們告訴他：兽医沒斷清病，不光有火，是黃症，夜里死在槽底下。

老隊長好象被一根肉眼看不見的棍子，当头掄了一棒，栽倒地下。他嗚嗚嚶嚶地哭了，哭聲淒慘。

就在这紅馬事件以後，狠透鉄不能担任水渠村的生产隊長了。副隊長王以信升任了隊長，第二生产組的組長、王以信的戶族叔叔王學礼，也是个上中农，担任了副隊長。社員們希望从此搞好生产，看来，他們似乎比狠透鉄有管理庄稼事务的經驗。

新的队委会分配狠透鉄担任飼养員，他咬牙切齒不服从。他要担任大社監察委員，監督队委会。真正狠透鉄：大社主任和支部書記支持他，社員們同意了。……

三

人家有各种特長，譬如会計劃、会办事；会写字、会算盤、会講話等等。狠透鉄缺少这种一个人可以为許多人服务的特長。他在給地主熬長工的时候，学会了操持农具，还有正直这一品質。而这品質並不是一般人每时每刻都重視的，有时甚至因为正直更被一部分人深惡痛絕，好象結了不解之仇似的。王以信一伙子人就是这样。

一九五四年秋后，水渠村西头八戶貧农和三戶下中农成立起初級社以後，社主任狠透鉄心下有个底底。他根据全县和全乡合作化的进度，計劃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把水渠村中間和东头的农戶吸收完。他預备尽先吸收貧农和下中农，次

再吸收比較进步的上中农。至于王以信那样的富裕中农，他预备到最后，譬如說五年以后，才考虑他入社的問題。狠透鉄总觉得王以信成份虽是富裕中农，心地是富农的思想。这人說話做事都挺强，他一入社，一部分上中农，很可能以他为中心，扭成一顆圪塔，和主任为难。狠透鉄認為：五年以后，他的管理能力鍛煉出来了，他在水渠村羣众中的威信也高了，党员也增多了，他就不怕哪一个富裕中农或者他們的集团捣乱了。但革命形势發展的迅速出乎一切人的預計，当然也出乎狠透鉄的預計了。一年以后，一九五五年秋天，平地一声雷，全水渠村除过地主、富农，一股腦兒涌进了十一戶的小小农業社。那是一种真正的羣众浪潮，任何人拿任何理由也阻挡不住他們。到这时，原来十一戶的初級社的基础，比起七、八十戶的新社員，算得了什么呢？按照水渠中間和东头的那些未經过很好教育的新社員的意思，要选王以信担任隊長哩，狠透鉄当副隊長哩。因为乡上党支部委员会坚决反对这种違反階級路線的做法，王以信的企圖沒有得逞。但他却可以在以后整个地巩固階級，給正隊長增加麻煩。唉唉！有什么方法呢？人家是人家活动的村中間和村东头大部分羣众提出的候选人嘛！

狠透鉄担任生产隊長的时候，觉得社員們对他还罢了。一旦离开了这个职位，水渠村的許多人对他似乎冷淡起来了，好象連他在初級合作化的那兩年的奋斗，也是許多年以前的上一个时代的事了。他到飼养室，到豆腐坊，截然感觉到一种对他不那么热乎、不那么自然的气氛。监察委員和过去当隊長的时候一样，拿起扫帚就扫院，蹲下就往豆腐鍋底下填柴，

但是人家和他没有什么話說了。王以信他們對羣眾說，前任隊長是損害了人民利益的人。

“不怕低，單怕比”，低個子和高個子一比，才顯出低來。新隊長王以信比他腦筋靈動，會安排，打得開場子，相形之下，更顯得他不行。他當生產隊長的時候，千方百計，竭力團結副隊長王以信，想一塊把水渠村辦成先進生產隊；但是他們中間始終隔一道鴻溝，他的一片火熱的心總是碰到王以信的冰臉。為了聯絡感情，他曾到上中農副隊長家里去串門。王以信的女人甚至剛剛和他打過冷淡的招呼，就指着孩子罵：“看你那松樣子！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能成啥事，把人家害得嘍……”老漢的心同斧頭剝碎了似的，走出副隊長的院子。他心里想：“這是不滿意合作化啊，這不是光罵我。傻婆娘呀，你不明白嘛，全中國都合作化了，水渠村就是沒我老漢辦初級社，一樣要合作化麼。”那時候，他和副隊長商量事情，得到的回答永遠是一樣的：“你看嘛，你是隊長！”分配給副隊長的工作，永遠是應付差事。開會的時候，王以信總是躲在不顯眼的地方，叫也叫不到領導人應站的中心地點；“你說嘛，你是隊長！”事事處處，故意給他難堪。但是現在，王以信自己當了隊長，幾乎一下子變了另一個人：起早貪黑地奔波，飼養上、副業上、保管上，樣樣項項料理得井井有緒。只要有下爪處，總要做出一點比老隊長管理的時候顯然強的地方，給他難看。難看就難看吧！只要他們把隊里的事情办好，正合監察委員的心思。他拿眼睛監察他們！

對他不滿意的上中農社員，在村里散布一些很刻薄的話：
“曠狠透鉄折騰下去，咱水渠都得喝西北風！”

“看他祖宗三代熬長工，哪來的本事領咱這大庄稼哩嘛！”

“他光會朝支部里黑告人，這是他的拿手戲！……”

富農乘機挑撥、煽風，假惺惺地嘆氣：

“唉！可憐我那大紅馬了，總也不出岔子，楞曳楞曳。想不到死到狼透鐵手里！”

當村里誰都不提王以信的奸猾，貧僱農因為老隊長的過失而張不開口的時候，連地主也大胆起來了，公然咬文嚼字地嘲笑他從前的長工：

“坐井觀天之人，焉能成大事！”

一股黑風籠罩了小小的水渠村，從一九四九年解放起一直奔波到高級合作化的共產黨員，因為死了一匹紅馬，在村里沒威信了。

“家有賢妻，丈夫不遭橫事！”話雖這麼說，為了走親戚忘了紅馬有病的事，他可不曾抱怨過老伴。他想：娃他媽懂啥呢？給她盤費，叫她到北京去聽上一回毛主席講話，也不能把她的腦筋一下子改換過來。只怪自己腦筋不行了，做下对不起社員的事情了。但是現在，糊塗的老婆呀，她却對他氣憤和抱怨起來了。

“好！好！這陣好！你真是背上兒媳婦遊華山，受了千辛萬苦，也落不下好名。你再‘以社為家’去嘛！”

每一句話好象一把尖刀子，直向老漢心窩戳去。老漢紅着臉，感覺到難受，感覺到慚愧。並不是因為老伴羞辱他，而是因為他自己羞辱了水渠村的貧僱農。

他粗大的手掌摸着小兒子的腦袋，沉痛地說：

“娃呀！你哥土改那年參軍，為的是保咱人民的江山。你

爸在村里当个生产队长当不好，毛主席在水渠村靠咱，这阵靠不住，让人家上中农作弄了。你在学堂里好好把书往肚里吞，日后好补爸的亏空……”说着，老泪撲簌簌地掉了下来。

不管村里人说什么，老汉照旧出席队委会。他怕什么？他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忠实人手！不管王以信他们爱听不爱听，他照旧发表意见。遇到他觉得不公道的决定，譬如改变他从前的决定，抬高猪粪价格对中农有利，压低人粪价格对贫农不利，他毫不客气地“监察”他们，要他们重新商榷。王以信他们用很不高兴的眼睛盯他，他满不在乎。他想：“咱抱一个大公无私，心里没一点见不得人的东西，怕啥？”

渐渐地，他看出队委会有几个人有点烦他，好象他是队委会的累赘，怎样能摆脱他才好。

有一回的队委会，竟然没有通知他。他想：“这是试探咱，要是咱不声不响，以后开会就不再叫咱罗。”

他用笑脸向生产队长提出抗议。王以信支支吾吾承认疏忽。果然，以后再没不通知他的时候。

但是有一天，他脸上盖着一层尘土从地里刚回家，老伴就咄咄呐呐：

“你真正狠透铁！你不管人家队里的事情，就过不了日子吗？”

“人家队里？谁家队里？”

“王以信他们骗……”

“哼，你尽胡说白道！”老监察瞪着眼说，“王以信他们根本是面面上应仲理，心里恨死了合作化。人家队里！我不管，不知他们会搞出什么鬼！”

“你管！你管！叫人家說得你好听！”

“他們說什么呢？我一步一个脚印，不做坏事情。”

“人家說你是‘搜事委員’，老傻瓜！”

老監察不禁一怔。怪不得他近来覺得許多人对他更冷淡了，在上地的路上走着和在地里干活，都有点不願和他說話。他一打听水渠村另一个黨員吳有銀和一个團員王以鸞，才知道底細。吳有銀說，“搜事委員”的名詞最先是從王以信口里出來的，由對監察委員有成見的幾個人的嘴巴广为播傳，才弄得家喻戶曉了。只有他一個人不知道。一般人不參加隊委會，每日從家里到地里，又從地里到家里，除過對自己的工分特別關心以外，也不去細究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他們聽說老監察是“搜事委員”，大約就是那樣吧，因為照一般人的分析，以為前任隊長可能對新隊長有些報復思想。……這樣從人情上一分析，人們就更加鄙棄他，認為他自己辦不好事，就不該眼紅別人。這使他在村里更沒威信了。

老監察很重視這個發展。這是有意破壞他的威信，在羣眾中孤立他哩。後半晌他沒上地去，提了烟鍋到大社去找主任，要求解決六隊（水渠村）的不團結問題。

忙忙碌碌的社主任正在給各隊分配第二批化學肥料，沒工夫細听他的談敘。而且，王以信上任以後六隊的工作局面，顯然使社主任忘記了王以信擔任副隊長的時候不協助正隊長的那一段事實。社主任急急忙忙說：

“好同志哩，咱一個共產黨員，何必和一個非黨人士糾纏不清呢？有了問題，應當先從自己方面檢查，疙瘩就好解。自己沒故意搜事，叫他們說去！不怕說坏，單怕做坏。何必弄到

队委会上，大伙眼瞪眼地辯嘴，越弄越不团结；年紀大了，省点气算了。我忙着哩，你和咱支書細談去。实在对不起，老哥！”

他又去找支部書記。支書很同情他，說：

“你是不是有些神經作用呢？同志，眼下社員們看見王以信把六队的工作搞前去了，自己应该肚量大点，甯弄得自己在前头走，人家在后头指啊。紅馬的事情，社員們還沒忘記。当然，王以信他們夸大事实，乘机打击你哩。可是咱本身的确有缺点，眼时怎能和羣众說清楚呢？只好忍住点，看看情况的發展。同时，讓紅馬的事情在羣众腦子里淡了，冷靜下来，咱再想法子恢复你的威信。再說，監察工作就是在是非里头鑽哩，免不了閑言的。他說他的，你做你的。党支部了解你、信任你，你慌啥？嘿嘿，甯把你狠透鉄的勁兒使在人事关系上啊……”

老監察回到水渠村，白日黑夜使勁地想，狠狠地想，想他有没有个人的成分混杂在公事里头。如果是那样，当支書和主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为个人的事情麻纏他們，他該是一个多么可鄙的小人啊。他想，他眼紅王以信嗎？他留恋生产队長的职位嗎？生产队長的职务輕松嗎？当隊長为了給自己沾便宜嗎？他把土改分的高瓦房騰出来做飼养室，有什么交换条件嗎？他貪圖权力、喜欢指使人嗎？他爱听人奉承嗎？

他想了三天三夜，从各方面檢查了他自己，最后他有皺紋的眼皮包着泪水，望着泥牆上的毛主席象，用顫动的声音說：

“我在你象前明心，我肚里沒草屎渣渣！我要和王以信斗争到底！”

他不相信王以信真正对合作化热心了。如果真热心，就应该和另一个更热心的人心碰心。“我沒能耐嗎？你可以幫

助我。你嫌我扶不起来嗎？这陣我不当隊長了，你当隊長，还为什么要打击我呢？难道我不願意把社办好嗎？”他不相信王以信的心地純潔。他認定王以信打击他，就是打击共产党。社主任和支書不經常在水渠村住，所以感觉不到象他这个當事人一样深切。而且，他們忠心耿耿地希望把全社各队的生产搞好，他却老使他們失望。王以信眼时的現象，显然迷惑了他們，並且看样子，要尽量地繼續迷惑他們。想一想吧，水渠村还有多少共产党的事情呢？如果把狠透鉄从生产队的事务里排挤出去的話。破坏了他的威信，把他孤立在一边，弄得他說不成話，这是什么意思呢？死了一匹紅馬，就應該这样对待嗎？老監察無論如何想不通这一点。

“王以信，我不能向你低头！向你低了头，順了你，我就叛了毛主席。你小子迷惑了我們那些年輕的領導人，迷惑不了我老汉！”

終於老監察和生产隊長爆發了正面的冲突——在夏收中給社員們分配够数以后，竟然接連兩次有六場麦子，在場里过斗入庫的时候，沒有把監察委員叫到場。

“为什么不把我叫到場？”从前为了照看公共粮食得了風湿症的老監察，怒不可遏地質問。

“沒請到你嘛，”王以信並不示弱，笑說，“誰知道你哪里去了？”

“为什么不早通知我什么时光入庫？”

“当你自己会來嘛。”

“这不合章程，以信！粮食入庫，应当把監察叫到場。”

“你甭攪事！狠透鉄！俺們舞弊，你好監察。俺們沒舞弊，

你少惹！俺們不是黨員，可不比你低好几輩啊！”

當下把老漢氣得說不出話來。這小子竟敢當面叫叔叔的外号！他咬著留胡子的嘴唇，肺快要炸了。拳頭捏得骨節咯巴咯巴响，真想一拳戳得王以信鼻孔里淌血。但他使勁咽下去這口气——打人算什麼厉害呢？有理變成了沒理，還損害了黨的影響。……

四

老監察獨自一個人納悶：“一、二、三生產組兩次打了六場麦子，几十石糧食入庫哩呀。要是王以信他們正大光明，就要把監察叫到場入庫。就算是找不到我，為什麼不把各生產組的監察組長找到場呢？難道全隊三個監察組長，連一個也找不到嗎？胡說！”

他恨自己。他用粗大的巴掌無情地打擊他霜白头发的腦袋。在他和王以信辯嘴的時候，憤怒迷惑了他的心竅，說話如同用橡子戳一樣，却忘記講這條最有力的道理。

“王以信，你不是說你們找不到我嗎？”現在他才想起來，“你既然願意叫我監察糧食入庫，為什麼不告訴生產組長把我留在場里做活？我上地去了，你們在村里怎麼能找見我呢？”

這完全是有意作弄。這里头一定有弊。新的庫房在副隊長王學禮的院里，更加深老監察的懷疑。

他跑去問會計靈娃。

“兩回都沒把你叫到場里去嗎？”

“沒。他們說不象分配的時候，當場要留各戶社員的分配